



類函 百十六

二百五十六^十 二百五十七^十 二百五十八^十 二百五十九^十 二百五十

1加³
427
116



門 4 3
彌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所購以贈
郎君以贈
山田一人
諸田一人
月同
悼諸田
郎君以贈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人部十五

醜婦人 長大人 短小人

醜婦人一

增說文曰此惟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媚曰媼音音可惡

曰媼音音大醜曰媼音音醜稱曰媼與媼同 周易曰老婦士

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鷓鴣娶妻深目窈

斗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醜婦人二

增軒轅本紀曰黃帝納醜女號媼母使訓宮人而有淑

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醜婦人

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淮南
子曰嗑腭哆嚙籩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
母此惟也注此惟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
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
于是拂拭短褐自謁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
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召見揚目銜齒
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
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

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
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
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
擗杏齒如編蟹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
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
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
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
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
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
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曰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醜婦人三

原勃屑 龐廉侍辭西施媼媼而不對媼母勃屑而日
同官舉世以爲恒俗因將愁苦
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
沐婦曰大丈夫不能娶婦曰君擇婦人比踪英傑
習鑿齒襄陽記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
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

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
引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
閔生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嬪女有五不可衛后欲娶
賈克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后欲娶
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勸曰阮嫁醜女于鄉故當有意許便回入內見婦即欲
出婦便捉裙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許曰皆備
婦曰君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
效曠 擊耳莊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知曠之所見也
鹿頭 偃肩 臍腹上見劉思真醜女賦朝野僉載兵
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臍腹
陋惡舉世所無朱悅之忘寢食

印鼻

宿瘤

惠妃

允婦

醜婦人

醜婦人四

增 嫫母倭傀 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 唐書中宗

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秃于後宮列花燭嫁為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翁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醜婦人五

增 詩 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

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 賦 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鬢耳斷

反牛語 脣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

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頰

靨樓鼻兩眼顫 一交切 如曰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

如研米槌髮似掘埽帚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閹鈍

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

踏血畫眉如鼠負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鼓

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靴可容箸

熟視令人嘔

長大人一

原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

人部

醜婦人

醜婦人

四

者其人長

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原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

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

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

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

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

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

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

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

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

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

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

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括

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

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

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

人部 長大人

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
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
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為食以露為漿名曰尺郭一名
食邪一名赤黃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
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
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
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
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

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據鞍由鎧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
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為
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
前秦錄曰鹿緄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
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
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
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
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

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迥然
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
骨以髑髏為馬槽脛長丈六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
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痛聲聞于外
巫言海神為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
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
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
四月獻長人名李家龐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
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
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

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
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
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
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為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
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瘠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
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眾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
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
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長大人三

捕魚

張烏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
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晉朝雜

長大人

記永嘉元年有鷺鳥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鷺陂中民
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
丈五六尺也倭國人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
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始將從此國來
也

林父

支提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

鰲

子橫洞冥記有支提國人手長三丈二指

尺有三手一當胸手足各三指

列子大壘中有五山天帝使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

人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

下大荒中 猿臂 虎口 尺外圖大秦國人長一丈五

帖郭知運長七 腰十圍 跡六尺 亮少有大志不

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 見

襄武 出蓬萊 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

黃巾 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名巨無霸

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詔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

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 骨專車 穀梁傳

建旗載詣關則枕鼓 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

年叔孫何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

石不能言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

吳子使問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

後至禹戮之其骨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長宏漢紀

節專車此為大矣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長宏漢紀

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溫厚人多敬

之 後漢書趙壹字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

恃才傲物為 河流大屐 海汎中衣 祖沖之述異

鄉曲所矜 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

四年有長人為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

以聞健以長人為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

監冠登于河深七寸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

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

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

復有人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裙身如中人衣兩袖

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

長大人

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護磨那為右鎮郎申香為

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

三十斤 頤而長兮 數之極也 詩倚嗟昌兮頤而長

者不過十尺 增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 廣額深頤 秀眉

人者身長三丈鉛爪鋸牙黑毛覆 廣額深頤 秀眉

身不食火噬禽獸或搏人以食 廣額深頤 秀眉

明目 書表結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 秀眉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 入學究書 結賢待

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 入學究書 結賢待

士 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

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為瑞翁仲

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

猶以為生 涼州記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

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性沉重質畧寬

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 齊夢盤庚 郭稱顏子

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齊夢盤庚 郭稱顏子

聾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

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夫盤庚之長

是也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鬚不伐宋也 晉書羊祜身

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邑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

魏畧天竺國入皆長一丈八尺 括地圖 牽犬東萊

大 釣魚橫海 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

子因忽不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

橫海有魚修陰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

釣魚華山之頂 車隣國女 波谷山人 魏畧車隣國

丈八尺 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

其兩 薦以大夫 拜為馬監 御史記晏子為齊相出其

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

人部 謂盤庚約卷之五十五 長大人

三秦記 嶺煌西盡大秦 隔海心無憂 遇善風不經 二旬心
日得渡 心憂數年不得渡 諺曰 心無憂患 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 遠離三春 土人賢 有男女皆長
二丈 端正 風雨不和 則讓賢而治之

長大人五

原賦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 世有大人 今在乎中州 宅
彌萬仞 兮曾不足以少留 悲世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而
遠遊 垂絳幡之素霓 戴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脩竿 兮
總光耀之彩旄 垂旬始以為縵 兮曳彗星而為鬚 掉指
揮以偃蹇 兮又旖旎以招搖 攬擗搶以為旌 兮靡屈虹
以為綢 江杳渺以泫泫 兮焱風動而雲浮

原讚 晉郭璞長臂國讚曰 雙臂三丈 體如中人 彼曷為

者長臂之人 脩脚是負 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 神哉
夸父 難以理尋 傾河及日 遁形鄧林 觸類而化 應無常
心

短小人一

原 方言曰 侏儒 短人也 鯀 短也 江湘之會 曰鯀 又
曰 濟桂林之中 謂短曰 耀 東揚之間 謂之俯 占夢書
曰 凡夢 侏儒事不成 舉事中止 後無名 百姓所笑 人所
輕

短小人二

增 苟非相論 曰 帝堯長 帝舜短 文王長 周公短 仲尼長

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嗔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克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古文瓌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宿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宿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鬚其言

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原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甚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劍願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俱足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樓護為人短小精辨 增又曰郭解為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為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

傳去

原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

尺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

風魏書曰王粲樂進竝為人短小 **增**魏略西域傳

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康居長

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

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

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吳錄曰張蕃字仲輔

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

君罔極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

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

俱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

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

本國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

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人抱

上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崔鴻前

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

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三國典略曰齊

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為法曹見

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

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啟顏錄曰唐長孫元同有

人部

機辨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為日已暗公主等即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因話錄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佖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眾人皆大笑天中記曰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

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憮然大笑續世說曰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西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敗于狐

我君小子休儒是使休儒休儒敗我于邾注臧紇短

優旃 蔡義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

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令半相代漢書曰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常

兩史持夾 楚葉公 齊晏子 晏子見二 晏子春秋曰

乃能行 門晏子不 眇丈夫 短主簿 史評曰孟嘗君之趙趙

公為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晉書曰笑曰始以薛

王珣為桓温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 蔡賦巴

馬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郭讚

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松為二人 益部雜記曰張

節 西海畏鵠 東方給騶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

操 畏海鵠海鵠過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 漢

書曰東方朔始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

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 曾遂拜府丞 乃為侍

今欲盡殺若曹保後大懼 讀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

有詞理 拜為 穎川府丞 見滂短小以為不能將帥滂對

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

乃為晉安 宜為學士 令作左丞 山堂肆考邇英閣

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

善為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

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 神異經鶴國男女皆長七寸

曰員嶠山有隄移國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 神異經

荒中有小人長一丈一尺 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

為虫豸所傷 竝識萬物 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

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外國圖

國人長一尺六寸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外國圖

宿一曰焦饒物長三尺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 外國圖

萬里 續博物志 事勒國人長三寸 有翼善言語戲笑

因格善 語國常澤 往日下自曝其身熱乃歸飲子腹有

人部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

短小人

曰吾嘗歎陸侯智過其軀是子復
踰其父矣 下桑維翰事見二

短小人四

身長三尺 粟史記東方朔曰臣朔身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欲死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日南記吏東觀漢記曰張重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記吏非小吏也帝嘉其言賜以金 **善用三短** 北史曰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瘦而帛 **李諧善** 時稱短李孔昭曰李紳為因人短 **州民盡短** 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 **眇小無髯** 新唐書曰李希烈叛關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慕人策城李希烈陰使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李希烈曰使汝 **儀質陋倪** 少儀質陋倪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

才及中人

又曰辛黨癯短才及中人

朱衣元冠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

圍如長朱衣元冠乘輜車

人長二尺

拾遺記曰廣延

長安人腊

南都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焦饒氏

短小人五

原賦 蔡邕短人賦曰侏儒之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庭公劣厥僕寔嘔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雉荆雞

人部

昌黎真白卷三十一

短小人

兮鴛鴦鵲鳩鴉鷓兮鷓鴣鷓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
兮形若斯螫地蝗兮蘆螂且子如繭中蛹兮蠹蠕音而頓
頭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
斧鞞鞞鼓兮補履僕脫椎杓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若
許

原讚郭璞僬僥讚曰僬僥極麼淨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纔了淨音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六老人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百歲 上壽
老人一

原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

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禮月

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者五貴有德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

以百年者所子曰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續漢書曰仲

在而徒見之 老人

秋祠南人星於國之南郊

老人二

原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
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尸子曰湯問伊尹
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
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
年艾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增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又曰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
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國語曰子奇年
十八齊君任爲東阿旣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
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
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

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說苑曰楚文王
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焉
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
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
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
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
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
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增**又曰李
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原**漢書曰馮
唐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安
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
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
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
要道 **增**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
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
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

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
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
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原世說
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齊
書云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
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
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元
冠素服又詔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

遼召李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
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
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
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
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
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
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
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
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覩為將相者凡九十人其
貴壽如此 胡野僉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

人部

洪鏡類函卷三百五十七

老人

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述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荊州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人人告別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

清鑑類編卷一百五十七
五
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傳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元史列傳曰拜降父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又曰高納麟至正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又曰石天應為陝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召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耄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又曰

寶曆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又曰王磐廣平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又曰李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治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暮月復以老辭去卒年八十八又曰吳澄撫州崇仁入至治末修英宗實錄

人部

清鑑類編卷一百五十七

老人

成即移疾不出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
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啟天曆中起為淮東廉訪
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敷遣伯啟喟然曰吾年
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
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
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
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
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刀人號之曰
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伯撒里謂僚

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
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
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
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
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
乎數日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
為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拜
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楊魏以太子少
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九十三而歿功名壽考未有
其比 又曰董雲字復宗年六十七徃師王陽明晚究

心內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
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老人三

原永錫 有終詩永錫難老禮記大
左傳石碣曰老夫耄矣

不以其任而弟達于道矣注謂擔持物也
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父隨履良取而跪進之

雞皮鶴髮 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皮
雞皮 鶴髮 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皮

三赦 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又曰愛其
辟雍詩幡幡國老離 上齒 減年 禮記虞夏殷周

有遺年者是其將至分 離 上齒 減年 禮記虞夏殷周
劉平傳為全椒令百姓感化減年從役 善飯

安車

廉頗傳趙王欲用廉頗使使視之使者還報王
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大齊

莊子楊朱曰百年者千無一焉
長生 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四事

三願 民之不得休息
三願 民之不得休息

王出獵於社山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王出獵於社山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留枕 漢書石望者三願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
留枕 漢書石望者三願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

史命相東王愛奇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史命相東王愛奇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持節 雖中出據北蕃懷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賓客曰
持節 雖中出據北蕃懷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賓客曰

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已
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已

不倦 彌勤 史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年八十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
猶到冰霜顏七十手不釋卷 霜顏 雪髮 唐李太白
詩素髮飄飄雪滿肩 皓髮 華顛 漢武故事帝過
翁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荅曰臣文帝時
而臣尚少陛下遇也 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
類書蔡邕曰華顛胡老又崔駰達旨曰齊有問且華顛以
八而求任宣王曰子年尚稚向新序曰昔項丘昂年十
二而治天下泰項索七歲為稚問丘昂曰昔項丘昂年十
耳年不稚矣言曰未存尺角驂而能服觀之昂不肖
也夫士亦華髮墮 一氣 同甲 樂工 致錄 魏公 六老 圖
顛而後可用 月 榆年 氣 同甲 樂工 致錄 魏公 六老 圖
旦席汝言皆好是 七十八為同氣生 景苑文 潞公 程 珙 司 馬
二歲況是同 榆年 氣 同甲 樂工 致錄 魏公 六老 圖
生甲午年 同 榆年 氣 同甲 樂工 致錄 魏公 六老 圖

半賞 爾若光初 按嶷景崦 嶷之景 杖鉞 書屏 山堂
若光若木之光 一喻老一喻少也 杖鉞 書屏 山堂
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 批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
秉旄之曰富韓公年八十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 又宋劉
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原無下拜 不提挈 傳
勞賜一級無下拜 侯禮頌曰以伯舅老耄加 操几杖
給韋袍 禮記弘為荊州嘗夜起聞成以從注從就之 晉
苦乃謂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 普真率會 耆英堂
儒苑司馬光者遂給韋袍復帽 無 普真率會 耆英堂
時西都集洛中 公知大夫年高有德 潞公傳文潞公留
聖者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蒯子訓有術資
曰人於長安東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 故張天覺詩
九尺端鳩飾鳩不咽之鳥欲老不咽也 種壽泉
人部 耆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蒯子訓有術資
耆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蒯子訓有術資

却老霜

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漑既丹田為壽

原貴

德尚齒

深計遠謀禮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韓詩外

君孟嘗

君曰惡將我使而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同爵尚

設精神

而決嫌疑乃始壯矣何老之有乎

齒

敬長貴老

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於軍

皮似班梨

兄近於

皮似班梨目如濁鏡有斑黑如凍黎老人皮

鐘鳴漏盡

陸機百年歌

日暮塗遠鐘鳴漏盡史記主父偃

引戶校年

遠故

日暮塗遠鐘鳴漏盡史記主父偃

髮將種種

盡而

夜行不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

白得老

文選

積微成積損成衰從衰得白

引戶校年

心既諄諄

左傳盧蒲嬰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

音吐鴻暢

年力康強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

致仕

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

對傷

和不敢作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允墜車

本傳廉頗奔魏趙王復思頗使使者視頗還報

矣趙王

以為老遂不召本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願志

識無損

孝文以為老遂不召本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願志

迎允就

馬忽驚奔車李嶠龜息

覆傷

帝遣醫療之李嶠龜息

唐表

天罡與李嶠同宿表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

壽此龜

息也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

立曰蔡

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

其語曰

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相

僕以告

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精爽不衰

進取彌銳

魏書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百二十

年八十餘

錢朗顏童

喬林耳聵

山堂肆考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

進取彌銳

祿大夫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麟還元之術元孫數人

已皓首矣

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詔家人曰我適為

上清所召今去矣

氣絕數日顏色如生年一百七十

猶知管任

不復事人

世說山公以器識重朝廷望

傳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

原渭濱之叟

翼周

商洛之皓

匡漢

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

宥之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況當尚

齒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鄉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 深計遠謀乃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光而

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原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

杖家

異糲

命爵

禮記五十

服官政

禮記五十曰艾服官政注髮

不致毀

謂居

不成喪

成備也

不備禮

送喪不散禮

不力政

從力政

命為大夫

禮記五十

置為三老

車不弔

而弔人始衰也

親沒不髦

鬚子

知非

無

啟蒙

朱文公五十七

易學啟蒙

孝經

非

方娶

人部

漢高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善置為三

老人

遲歸

李江南野史陳賦處士五十七方娶

白髮榮

名

東坡詩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

除侍讀

薦御史

唐韓愈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

諸經堪

任御入京師直玉堂周濂溪先生素貧初

史太常博士

父郎中之慕東坡年五十四自玉堂入京師濤其

貶潮陽

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

詩云雲橫秦嶺家何

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造僧廬赴幕府韓愈在潮州

有一老僧號大顛

明識道理愈造其廬及來袁州留

衣服為別

杜浦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曰白頭趨幕府

生道保婚韋妹年五十八歲生子

深覺負平生

命名為道保崔元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

此家女非君之婦

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

履信坊

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殊不之

信俄所議之

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沙妹

年始十九居履信坊

下尋年當富貴本傳朱買臣常

勘歲月正與夢中相合

年當富貴太守過二孔融書孔

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之買臣曰

過二孔融書孔

吾年五十當富貴後拜會稽太守

始應召始應召為參軍

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

始應召始應召為參軍

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始應召始應召為參軍

松菊主人

韋元微羅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

不見其味將為松菊

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姓一級

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宦情南史何遜隱若耶山

特進光祿大夫遺領軍司馬王果之以手報諭意情

何有宦情南史何遜隱若耶山

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何有宦情南史何遜隱若耶山

杜陵遠客

杜陵遠客西閣立春日詩始

工詩本傳唐高適年五

有濟時意江南野史辛讜五

濟時

得第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

意

得第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

人部

得第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

有理趣為愈所稱卒加三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

今年花前樂天詩今年長慶秋樂天詩長慶二年

三品官同上年已五十八品娶丞相女孫明復先生居

悴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

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

疾奈何弟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幸壻李氏因辭

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回以嫁山谷哀老

藜藿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子不敢不成相國

遂娶之入中書分定錄曾公慶曆八年過杭州同僧

婦人衣潔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

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從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

高節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歲詩贈真道士李得素曰

山詩以美之衰顏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

此如小學書成朱文公五十八原六十宿肉禮記六十

不親學弟不能脩不與戎六十政歲制禮記六十

養國杖鄉禮記六十杖於鄉願指耳順六十

曰耆指使注指使使人也言不增年登旬滿樂天

躬親於事也六十而耳順增年登旬滿樂天

蘇轍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致仕封王范

二鎮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

怒罷文仲歸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請致仕

疏凡五上宋曹彬為神武將軍伐蜀克成刪詩書

都堯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追封濟陽郡王

序學庸孔子序大學中庸章句建大功為常伯羊

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

功既言便去不知所終魏善相者謂應璩曰君六十

二為常伯居喪不毀征蠻可用禮記六十不毀

而當有厄

人部

洪鑑類考卷二百五十一

老人

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增景薄西山 老如盛年

東坡我年六十頽景薄西山

伊川行狀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而後全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保

生是猶貧而畜積 心情多少 志氣奮揚 在六十二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而壯之朝臣咸稱善 為博士 漢武帝召賢良文

六十微 清源丞 唐張柬之年六十三為清源 為博士 漢武帝召賢良文 為博士 禮記七十杖于國 賜杖 斲輪 詳受

士杖國 養學 禮記七十杖于國 賜杖 斲輪 詳受 注莊子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能以疾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于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則席 懸車 七十君問則席注則席在 抱麟

跨鶴之術能辟穀父娶之日吾不欲為凡世度子孫耳 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 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 凡杖 乘安車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

又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適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 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 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胸以為絳縣師

增管老翁 肖嬰兒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管老翁 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

豹者辟世離俗居谷 好墳典 罷春秋 趙逸在魏 飲年七十而猶肖嬰兒 好墳典 罷春秋 趙逸在魏 即好墳典年七十手 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 貞觀中

不釋卷 下詳後詩 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 張寶藏 人部 開盤頁約卷二百五十一 老人

為全吾長歸鄴陽路逢少年田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
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曰六十日內
官登三品何足數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師時太
宗苦于氣痢眾醫不效寶藏即具疏以乳煎葦方服之
立瘥授寶藏鴻臚卿時正六十五日矣
樂天詩壽及七十年俸沾五十千
講東堂 安定貞善術成帝時貞常自筭其年七十三
鑿之七尺吾葬地也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擲即以
奠焉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
生與講于東堂之奧既而長
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卒
帛 七十非 傳家事 禮記七十者而傳 必與揖讓七十
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 酒肉處內 禮記七十
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謂致仕者 古稀 古詩人
於內謂居喪也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 古稀 古詩人
稀 古來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公夫人食輿人絳縣人
或

年臣止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有四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甲子矣
恭敬待命 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
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
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
待大命子路稽 原何敢釋恭 魯國有恭士者名曰紀
首曰君子哉 原何敢釋恭 魯國有恭士者名曰紀
君曰何不釋恭 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
恭以除刑 行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
魏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從車騎虛左自迎門者
為天 其滋味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
年百二十三為天 圖上方略 趙克國年七十餘圖上
登祖壽 何循隱若耶山循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
言甚悽慘後 劉楊同軌 蜀志陳壽與譙周別詩一首
至八十六 劉楊同軌 蜀志陳壽與譙周別詩一首
人部

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至
 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政董德元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天下第一遣報家
 政書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七十
 至參大孔三年如來五歲大聘梁訪徐陵春秋陵曰小
 政升坐命升殿帝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帝
 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占對清明唐趙昌
 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
 問狀時年七十占對清雉朝飛韓文牧犢子七十
 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
 朝飛醉舞孫扶又云風光拋得地七十餘力喜讀周易老
 筋力柔彊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
 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講乾卦略素紀宋處士王
 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祖召見便殿年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曰
 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

悅問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
 莫如寡欲太初以詔起鎮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
 起早辭四臣入侍鎮辭曰六十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步訪兩蘇軾輒譎嶺海平生親舊無
 云中禮卒不起
 復相聞者谷獨既然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軾輒譎嶺海平生親舊無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
 厭時谷年七十矣將復見軾
 于海南轍怒其老且病固止之
 十研究聖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
 生研究聖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
 慕姜太公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宋穎川先生堯
 息不為辱三元八年十二不為天宮一品不為賤鄉老
 令求降外官乞增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致
 仕樊重世善農稼貴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閭井

老人

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 蒼髯 雪鬚 古詩弟子蒼髯

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又睢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養生世

世受遺書 又睢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養生世 行潔 寧各人瞳子方陶弘景年八十一眼有時而方

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 精爽 壽貴 紫霞

妙庭觀其徒甚眾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語徒曰我將

歸矣遂逝 太宗時贊寧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

寧曰師其命孤薄三命禽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

寧曰嘗謂某生時方壯草創文穆王元確往臨安拜

瑩至門雨作趨承其久 文穆王元確往臨安拜 賜几杖 問籌策 李克字大 遜 中 詔舉隱士徵克

几杖 趙克國年八十朝 遜 中 詔舉隱士徵克 伯始練事

議邊陲 重事常與參其謀 問籌策 伯始練事 公度攝生 而心力猶壯 練達事體 為三公時年已八十

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 原齋喪

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不及 東西必見 禮記八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 注不敢過

言道經之 曰耄 說文八 鼓缶 易曰昃之離不鼓缶

杖朝 禮記八十 杖朝 禮記八十 杖朝 禮記八十 杖朝 禮記八十

月存 詳上 不俟朝 待朝事畢歸 非人不煖 十

復口算 漢武帝令臣年八十復二算 他罪勿坐 宣帝

十已上非誣告殺 即驗 平帝詔婦女非身犯法男子

捕他無得繫當 一子不從政 八十者一 二口不預

賦 增 天下中庸 第六 老圖序 胡廣字伯始 孝廉為天下

始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十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始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始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始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始 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

似老嫗行步俛僂常
 兩吏持夾乃能行
 下上馬輒自起乘不由
 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
 泉太守馬岌造馬鐵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
 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蕭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室瀕
 人遐寔勞我心
 此網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夫不
 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
 固可謂純篤老而益邵者也
 定胡杲年八十九詩云閑居同
 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
 學道為道門領袖後遷隱于青城山蜀
 王建封為青城先生年八十五尸解
 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
 惟無富一生誰得如

老福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

過廉頗廖式張承與岱書曰足
 其人如玉八十篤學不倦酒
 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
 夢兩疋絹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曰
 諱老後魏傅永字脩
 魏韓暨字公至
 詔曰暨深身浴
 年最出羣唐州九老懷
 尸解唐杜光庭進取
 唐杜光庭進取

十餘太宗名見
 之曰婆老福
 貴而且壽
 青箱雜記宋張士遜
 張昇皆壽八十六
 友
 兄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
 天少冷則問曰與造物遊今年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
 得母衣薄乎曰與造物遊今年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
 日危坐與造物遊今年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
 遊於無何有之鄉者八十六粒張文懿為外洪令一
 十粒文懿復吐之道士微笑復取之九粒後年八十六未嘗
 之使存館復吐之道士微笑復取之九粒後年八十六未嘗
 有一州郡肅然元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楚
 疾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復死所
 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使治州郡肅然
 壽考康強朝九朝詩小傳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為元
 里第壽考康強朝九朝詩小傳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為元
 人遺老修錄對香山故事

九十齡背
 鮓齒
 九十

老人

日鮫背 又 黃考 凍梨 九十或曰黃考 傳經

納訓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失其本經以口傳授尚

日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

夕以警戒我聞一之老耄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凌雪 移山 唯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詩

云云 莊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

云云 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

也注遊出入也 九十者天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修九日 使人受命 九十者君命使人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亦不暖矣 有罪不刑 九十者不加刑焉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九十者其 君就言政 八十者就之可也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家不從政 鄉飲六豆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鄉飲六豆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甲卒不預 漢武不預甲卒之役 日秩 九十者飲食不離

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名固諸儒多 無影兒 陳留

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年已九十矣 無影兒 陳留

種數年九十取田父為婦一交接便生男大男謂其父

影老年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思維良久言曾聞真人無

小兒俱裸體此兒獨啼言寒又並令日中行獨無影方

服 原 百歲就見 倦勤 禮記曰天子巡狩問百歲者

曰耄期倦於勤注百年曰期 張蒼飲乳 廖氏餌丹

年已老耄倦於勤注百年曰期 張蒼飲乳 廖氏餌丹

漢書張蒼口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

百餘歲乃卒 抱朴子臨沅縣廖氏家世壽或出百

埋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赤掘井左右得古壽人 羅

侯不衰 實公恒樂 侍中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

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

日以為常無所服藥餌譚以為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期願也禮記百年曰期願注期要也願養少昊史

吳在位八十帝嚳史帝嚳在位七十唐堯未備考堯癸

年一百歲虞舜尚書舜一十登庸五十夏禹備考禹

有六百年原無老耄瀨卿記老聃記其年紀時指賜

西域木洞冥記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

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五千歲一濕原上壽為此春

萬歲一林朔曰臣見此枝三千歲一濕原上壽為此春

酒稱彼兕觥詩又稱彼兕觥以介眉壽武伯為祝

淳于奉觴傳曰公宴于丘松武伯為祝注祝上壽也

項莊進爵

呂后及厄

漢項莊入為壽注進于尊者

令人酌兩厄鳩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

斗以祈舉觴相屬詩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帝

明年八上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

序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熙為之

鶴髮初生玉顏常春蘇詩烹龍為炙玉為酒鶴

骨既不毀玉紅顏綠鬢金章紫綬朱文公壽母詩

康紅顏綠鬢雙瞳方章紫綬梅英點髮老萊戲彩

康紅顏綠鬢雙瞳方章紫綬梅英點髮老萊戲彩

年七十著五彩斑斕之衣以為戲而娛親啟期三樂

山谷四印裘帶索抱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為樂

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

尊女界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人部

老人

十校書蜀志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

竊已過蜀志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

所竊已過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

於少年輩而屑屑造門耶黃髮期曹子建詩願以黃

又曰王其愛玉八百歲翁抱朴子孫權時蜀有季河

體俱享黃髮期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

九百歲女誥云疑山得道羅郁野真齒危髮禿

曰齒危髮陸機詩大九百歲矣

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何敢便老本傳宋劉懷

得士字雲楨年過八十報何敢手寫細書南史沈

明手寫細書年滿數十日猶聽七十克選魏傳孝

山陽公尉元鴻瞻鄉游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克

五更老尚堪行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元齡曰

吾雖老矣身老齒宿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

尚堪一行製帝京篇命其屬和歎其精妙

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子儀為帥容齋隨筆郭

壯何處之宿而意之新乎常與胡景等宴樂皆高年不仕

內副元帥香山九老白居易序曰居易稱香山居士

者人慕之繪急景頽齡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頽年

為九老圖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頽年

藥頽齡西夕年潛確頽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

倘能度不煩樞務山堂肆考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

功國家朕昔與遊冷齒髮衰矣不欲年老及第本傳

顯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年老及第本傳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一月兩經

筵山堂肆考宋元祐中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元本傳耶律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太宰

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學者師表有尚身為學

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既以年老力請
還家朝廷復班楮幣七十緡即其家賜之

老人五

原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
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
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
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梳 又阮
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
疏遲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
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為春月

華今為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吐素
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
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
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
人好酒多芳氣馥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又鮑照在江陵歎年傷
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頽髮凝
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
好翩翩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萍蘋園援美花草
節如鷺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

人部

自註頁內卷三十一

老人

游鍾卷二百五十七
豫未云條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
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
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
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唐劉
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
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為
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
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

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
仙一朝卧病無知己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
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
如眼濕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
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又歎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
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
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
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

人部
月盈頁
老人

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
稠直昔似青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
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鴨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
獨有人鬚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
去歲生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
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
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又漸老詩曰今朝復明日不覺
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
歡趣遇境多愴悴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
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

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
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髦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
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爲期
因何兩鬚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
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
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運行亦攜詩篋眠多枕
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
五百七十歲拖紫紵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鬼我
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

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薛
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
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瞻明昔
曾鑿我髭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
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
南庭樹柯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
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與君相
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願
君千萬年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
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

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
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
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宋梁灝
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
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
龍頭屬老成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
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温今年八十二頗覺行
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魏野壽寇公詩曰仙

人部

洪鐘類函卷三百五十七

老人

五

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元孫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
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
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爲盛
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
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
採芝僊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
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
絲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

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
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
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
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
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
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青染詔金
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窗下燈登山臨水兩
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鶴溪一幅爲
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亥

夫聽箇是南極老人星

增表唐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聖朝

原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髦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增序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

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師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宋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序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

人部

增補類書卷二百五十七

老人

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圖讖相傳以爲盛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 司馬光者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

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淵鑑類函卷二二五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人部十七 九流 傭保 奴婢

九流

原儒家者流 藝文志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重其言於道最然或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儒之忠也 道家者流 陰陽家者流 蓋出於

義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 名家者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者

流也 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鉤析辭

而已注警訶也 墨家者流 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於

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孝視天下

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

人部

九流

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倫之
 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者流又云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
 權事制宜受命而對雖多亦寡以長又曰使乎使乎言當
 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讓而棄其信也
 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此其所長也
 也蓋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稷之官播百穀助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
 二曰貨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諱上下之序小
 說家者流又云蓋出於釋道聽塗說者所
 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藏也如
 或一司馬之職共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
 兵湯武受命以師克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
 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
 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奴婢

原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

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
 女厮婦人
 給事者
 周禮注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

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
 藁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

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

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

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

人部

論衡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奴婢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奴婢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顧譚別傳曰譚為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着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亦可脫饑凍 唐書曰肅宗嘗賜元真子張志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嚮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唐書曰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會詔市荆益奴婢廷珪上書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又曰趙憬位

人部

御覽卷二百五十八

奴婢

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

已上如婢總載

原左傳曰斐豹

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

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

冠奴是奴虜畜臣也 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又

曰樂布嘗為人所畧賣為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為都尉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

安望封侯

書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

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

涉肉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

原漢書曰王

鳳羣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

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

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

其妻入劫取寶物又使縫兩縑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

馳詣世祖封為不義侯 又曰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

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
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
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
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
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
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
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

洩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
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
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眾謂佗與讓善
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
奴也 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
立勲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
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為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
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為御碩說如
此 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

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
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
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
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
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人口襄國
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
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為送死冲曰
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
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

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賤與太守蕭緬云澄欲
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為况搢紳領
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
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使後還奴欲謀殺張然張
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
以婦付官 王氏彙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
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
軌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
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
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

有脊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
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隨無不死者左車輒
下馬斬首率以為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
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
李沆字太初一僕通宅金數十一夕遁去僕有女將十
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夫
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
佩刻心骨沆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沆薨線經三年以
報 又曰宋張齊賢為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
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

寸祿乘間涉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
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
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
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
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
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跡得母
及兄弟家俱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
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饒家奴後獲為良自
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

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主阿思蘭以寃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遣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明列朝詩傳曰李佶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一家言士夫禮重之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楨伯遂能為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

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為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試之作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藁代之乃往折藁奴伏其下獲之以上原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為郡督郵太守阮況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增

魏志曰武帝遣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

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原**蜀志曰

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為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蜀普錄曰閬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淚爛損屏簾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

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為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補** 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

人部

洪鑑類卷二百五十八

奴婢

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潜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唇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

世說曰石崇富侈厠旁常令婢數十曳羅毅直之

又曰石崇厠有十餘婢侍列如厠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厠王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

賊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為從事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皮也晉中興書曰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為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解職還家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為賊復殺之唐書曰李元道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

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嘗
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
因放遣之 **增**山堂肆考曰唐楊慎矜父塚草木皆流
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而坐林中厭
之會婢春草有罪慎矜欲殺之敬忠曰賣之可市十牛
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
問所從來婢奏為慎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
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慎矜有
詔賜死 **王**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
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

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
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頓座頓觀詩令名崔生曰此
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
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
父於此地穴為球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
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
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
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篋

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願前
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
歸許氏 異錄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
投湖中為禮後見湖中有吏著禪衣乘馬云青洪君使
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
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
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婢以上

奴婢三

原周奚

晉隸

賜光

奴婢

遺賈

賜光

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及入縣
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

則子豫州陳平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 漢書宣
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
十人 鄭泥中 龐竈下 世說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嘗
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
少失其父後居廬里娶并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
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實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
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
堂抱其頭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
人時為之語曰廬里翁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奴婢
龐鑿非得銅買奴得翁 二 始得數年相避方得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胡婢善射
夷奴作石 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時
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從後也 林
邑記曰范文吏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
禮有不為 律限多畜 者與未盡者皆不為奴注

人部

淵鑑類事卷二百五十八

奴婢

十一

有爵者謂命士已上... 詔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人... 計以上七十以下不在此...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乃生無恤終因子貴... 必貴注子作

殯王父未爽夫賢... 婢以上奴 負績 罵兢 後漢書李李

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 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 長君每事自奉養乳為生計推深居... 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 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 太守路經元莫躬自除草酒道自執... 涕泣而去初班固在竇憲幕府有奴... 及憲敗賓客皆速拷兢捕繫固固遂死... 陪臺

執事 逃而舍之是無陪... 千指 五尺 漢書僮手指

家 李令伯表曰... 增 廬兒 家僕 漢蕭望之傳

無應門五尺之童... 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也 典琴 執鞭 考晉陶侃家僮千餘有奴名典琴

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 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

助勞 怙勢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素自隨送...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 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 作車 鋤藥

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奴星

韓奴名 蓬首 命牙儉催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

人部 命牙儉催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

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
 絕掃遺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
 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
 何責焉唐實勅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
 公爾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之常
 感恩與漢霍光監奴馮子都頭有殊色光愛幸之常
 才化德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
 歲飢屏跡不鄉里約為講論不輟有奴都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
 舍人斷席平頭提箱史記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
 而食安拔刀斷席平頭別席
 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別席
 接水釀酒見泉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經宿
 色如絳味以釀酒名崑
 崑崙芳味世所絕有
 訴主藏甲買奴置田大理卿

馬曙有屏鏡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
 異論慶死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蕃引律固爭
 乃論慶死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蕃引律固爭
 朱家心知是季布周氏遇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
 甄琛與秀才入都嘗與客弈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
 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取辭今博尚書郎入直給
 大慙遂研習經
 史執以上護衣
 者執下見後詩
 服紅線乃彈阮咸通經史
 衣遣掌牋表號內記室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畧夫人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
 已說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
 語曰羹爛爾手乎羹翻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
 於鄰主父還恐殺之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
 殺主父告之恐殺主母因僮覆酒主父怒而不言主父弟
 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

主爨 掌牋 翻羹汚衣 覆酒就杖

不肯酤酒 何事執燭

執鑪 添香 侍史 二人 選端正妖麗

善文章晉書郝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

耳何得比郝公愔曰有士風

不如何方回故常奴耳度遠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稱異勸崇免二百歲

飲食如常人崑崙奴

射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善騎

仲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善騎射王市得之與毛

並如故而器皆亡待以忠信

公權笑曰銀杯羽化待以忠信

婢必待以忠信待以忠信

妻同列間之皆駭待以忠信

服守主不離待以忠信

目軍凡十餘年會曇待以忠信

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待以忠信

守臺門不離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

外從者皆辭去數日曇忿恚死旁無人達使母守其

屍為治喪事哭如親父侍史

於城南僧舍然後去侍史

女醜女暴女鹽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侍史

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侍史

事之女史

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贖父

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贖父

上書請沒身為隨軍

奴贖父死罪隨軍

官指奏緝將傳婢認盜紫金

珠紫累騎

還客妖可滅

人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

宜數千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

人部

奴婢

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

皆反縛一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

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

情愛甚篤婢過苦其婢素

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科約凡年十

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疾送還小說唐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婢鬻於大校蓋

酬醉可否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因令

送還既出外舍或問之婢曰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

更事賣綰牙郎

耶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

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齒茁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

盼便妍和顏善笑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詩曰丹

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常作林

唐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

恆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

一代紅顏為君盡

增温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曰魂

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袈帶上斷

腸猶繫琵琶絃

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其

衣物施僧事見楊氏喪儀

杜甫示獠

奴婢

奴阿段詩曰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
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
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白
居易誚失婢詩曰宅院小牆庫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
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
惟有月明知 前題劉禹錫和曰把鏡朝猶在添香夜
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
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愈詩曰玉川先生洛
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
無齒 宋黃庭堅余成詩并序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

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
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
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
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
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
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端城
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 按王尼晉人嘗為
兵在大將軍幕府
洛中名士皆與友大 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
將軍聞之遂得雜兵
褐單傍人門戶活飢寒自從毀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

不冠冷炙時，雷筵上餒禿芒旋埽。白邊殘他時，縱取封侯印。僅得君王踞廁看。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奚，蹙我愛跛奚。跛跂雖百跂，連夔亦一足。可履平疑履，驚歷險若箕。簸立如鷺，懸拳行類鼈。脰脰形款，羣長前肩脅。鞬短左非斲，涉寒脛豈別。獻玉蹀附婁，涉水阨晒。卻構兵禍，疾同哀駘。佗怒及趙女，嫫觸屏屢思。倚守戶，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坎珂。

原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余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一作散在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螭蟻。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頤。綺袖丹

裳，躡踏絲扉，盤跚蹀躞。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冶斌媚，卓犖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這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頽，吻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

人部

游覽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奴婢

焉且飢 張安超誦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
 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滄泥隋珠彈
 雀堂谿刈葵鷓鴣啄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
 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
 起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滅祀叔肝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飯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
 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誦其鄙周漸將衰康王
 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一作性不雙侶但
 願周公妃音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

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
 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懈行索妃旁行求
 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
 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
 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
 鐵柱續繒累鏡皆來集聚姍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
 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叔父
 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魯故
 獲終吉

原 賤 喬道安與天公賤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

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
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
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孿勦徹骨跂而不愈長
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
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
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鶯聲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
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
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婉彼青衣
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原辭前漢王褒責髡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
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
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
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
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髻動
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韻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髡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
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倉囁穰穰音而與塵爲侶無素顏可
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減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

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
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毳
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約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
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
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
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
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賣

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
居當穿白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音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蹠
坐大叟下牀振頭垂鈞刈芻結葦臘鱸沃水酪佐醢音
醢音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
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鴛鴦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
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餒音餒音食音馬牛鼓四
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葉披稜種瓜作
音瓠別茄披蔥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慧音雞鳴
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八

奴婢

洪鑑卷之五十八
舖音浦滌盂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魚
鼈烹茶盡舖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
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
惡敗椽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鷺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槧栽轅若殘當作俎杌木屐及彘盤

焚薪作炭

力罪反

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已

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

取蒲苧

音佇

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

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拄戶上

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

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

一作常

春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

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仵仵扣頭兩

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

人部

刑鑑類編卷之五十八

奴婢

三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

增文宋黃山谷詔跋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得跋奚蹒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跋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

可為者晨入庖舍滌鐺淪釜料簡蔬茹留精去穢鬻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醢白晚用薑蔥泔不用焦旋菹不用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姨媼臨食爬垢掩髮染指舐杓嘍哉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傭保一

原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

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彭越為家人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善**後漢書曰公沙穆
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春與語大驚
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
后臨朝權在外戚起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
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
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
回傭身得錢葬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

陽傭書穉而秀頗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
學士家

傭保二 傭賣附

原傭耕 賃載 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隴上而歎
多則用亦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賃多逋負以
此陷罪賤為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
賓客於司 **轉移** 救助 周禮太宰以九職轉移執事注
農載運 今之傭人 又云移用其人 轉相救助 揆日 計傭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傭賣販**

繒 燒塲 灌嬰 王高畫則 傭賃夜則燒磚

傭保三

人部 傭保 傭保 傭保

原 賃春

梁鴻字伯鸞賃春

傭書

後漢班超貧常傭書

賣傭

彭越為家人時窮困

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僕賃

傳申鮮虞僕賃於野

飽食而已

魏焦先自有

其中呻吟獨處飢則為人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誦書亦徧

吳闞澤貧資為

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誦書亦徧

吳闞澤貧資為

筆所寫既畢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誦書亦徧

吳闞澤貧資為

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誦書亦徧

吳闞澤貧資為

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誦書亦徧

吳闞澤貧資為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